别以“阜阳”的名义回应“妖魔化”

■今日视点

没有人愿意被妖魔化,一个人如此,一座城市亦如此。

因手足口病疫情陷入舆论漩涡的阜阳,被很多媒体称为“伤城”,舆论对阜阳官方隐瞒疫情的批评亦是铺天盖地,再加上阜阳之前传出的“白宫举报人神秘死亡”、“多次行贿仍连任法院院长”等负面新闻。阜阳官场的形象,的确已经不尽如人意。但在阜阳市委书记宋卫平看来,舆论对阜阳官场形成的这种不良印象,成了对整个阜阳的妖魔化,宋卫平进而呼吁全国媒体不要妖魔化阜阳。

阜阳市卫生局负责人更对宋卫平的呼吁作出了“精彩注释”——阜阳媒体4月15日所称的“没有传染”指的是死亡病例之间不是相互传染的,并不是指这个病本身没有传染性。全国媒体据此认为阜阳官方“以谎言回应传言”有失公允。这位负责人进而感慨:“误解有时比疫情还让人心酸”。

(5月7日《法制日报》)

误解是不是比疫情还让人心酸,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那些被疫情夺去了生命的幼儿,他们陷入巨大悲痛的家人,恐慌不能自己的百姓,是最让我感到心酸的。“两个死亡病例之间不是相互传染的”被当地媒体断然表述为“没有传染”,这或许说不上是谎言,但说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态,并不为过。如能早一点在媒体上准确表述“死者之间并未互相传染”,何来公众对疫情的麻痹?

没有人想要妖魔化阜阳,宋卫平书记实在有点过虑了,更不必急急忙忙地以“阜阳”的名义呼吁去妖魔化。事实上,从“大头娃娃”事件到“白宫举报人神秘死亡”、“多次行贿仍连任法院院长”,再到如今的手足口病疫情,舆论的连番质疑都只是集中在这些丑闻中的相关政府部门,阜阳的普通百姓,在这一场风波中有的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有的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是阜阳这一系列丑闻的最大受害者。舆论对这些身处“伤城”中的普通百姓,有的只是深深的同情,而不是妖魔化。

我理解宋卫平书记迫切希望舆论对阜阳去妖魔化的期盼,但请注意,媒体并没有妖魔整个阜阳,媒体质疑的,只是阜阳官场在这一系列丑闻中表现出来的权力生态变异,并且,这些基于事实的质疑,也实在戴不起“妖魔化”这么一顶大帽子。所以,请宋卫平书记和包括卫生局负责人在内的阜阳官员,不要动不动就把遭连番质疑的阜阳官场跟整个阜阳画上等号。否则的话,舆论质疑阜阳权力生态就成了妖魔化包括受害百姓在内的整个阜阳,这个罪名,媒体可担当不起。

在阜阳官场已经变异的权力生态中,“大头娃娃问责不力”、“行贿者连任法官”、“白宫举报人神秘死亡,被举报人行贿事实俱在却巍然不动”等权力丑闻层出不穷,而这些丑闻,虽经全国媒体连番报道,阜阳官方却始终欠着国人一个合情合理的交待。那么,舆论对阜阳官场权力的质疑成为一种常态,就是阜阳官方自己种下、最终却又不得不自己吞下的苦果。

本报评论员 赵勇

到底是谁在“妖魔化”阜阳?

■视点链接

正可谓“谎言止于公开”、“谎言止于智者”。聪明的政府必须勇敢地在社会和媒体面前讲真话,将那些本来只能在内参、简报里出现的内容,完完整整地交给民众,这是一种彼此的信赖与真诚。因此,宋书记接受媒体采访是良好的开始。

媒体也许会有“误读”甚至“误解”,需要政府部门开诚布公地解释,但前提是“让事实说话”。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而过去阜阳党委政府确实难以做到,前市委书记王怀忠的“腐败串案”举国震惊——一个地区居然出现了如此多的贪官污吏!这根本无须媒体和公众“误解”。宋书记对媒体表示“阜阳的‘身体’还不够健康,我们承认有软肋,击一下就能倒”。事实上,干部管理体制中的“用人”、“管人”才是阜阳的“软肋”,阜阳问题的根源在领导干部身上,正是腐败官员再三“抹黑和妖魔化”了阜阳。

其实要消除媒体和社会的“误解”是有机会的,坐落于破旧小学旁的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被媒体高度关注,这个工程起码已违反了党纪和政纪,与“白宫”相关的官员能否被调查并得到处理?“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事件能否水落石出?宋书记你敢不敢顺藤摸瓜查处腐败分子?这些可都是让阜阳净化政治生态从而真正实现“在艰难中负重爬坡”的关键所在!也恰恰是阜阳消除外界误解,重振声誉的机会!

(顾一冰)

投稿电邮:wfwcbxyh@vip.sohu.net
电话:025-84783646

看权力奔逃的瞬间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悲惨会成为新的悲惨的理由,人在社会中的不利境地,往往由第一个不利处境所决定,就像一个人拿到了无法交出的接力棒,一路跑下去,衰竭而死。

4月26日,河南延津县20岁的女子张海静死了,死于一次因交通局违规执法导致的车祸。4月29日,她的家人在交通局被殴打。这是新华网5月7日的报道。接下来这几天,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还不知道。接下去,今后这个家庭将发生些什么,我们更不知道。

没有延津县交通局违规查车,张海静现在仍在她的幼师岗位上工作,她的家庭虽不富足,但不会缺少欢声笑语。

延津县交通局是怎样查车的呢?路上未设检查标志,4个执法人员在稽查车内打牌,见到一辆货车开来,突然跳出车去拦截,正常行驶中的货车紧急刹车避让,将乘坐摩托车经过此地的张海静卷入轮下。

上面这个瞬间,已经足够惨烈。下面这个瞬间,更应该在我们的脑海里反复回放:货车司机紧急下车查看,向4名国家公路执法人员求救,4人开着稽查车掉头就跑。附近村民开车追赶,直至延津县交通局。

“违规执法”,违规却又执法,简直是莫名其妙的词语组合,但有什么办法,现实中它搞得很正常了。

意外是不常发生的,所以交通执法人员对此也没有经验,他们的脑袋进行了一次“省力法则”的运算,4个人是否商量过,不知道,总之是他们一起跑了。如果说死亡的瞬间显示了权力的张狂,逃离的瞬间则显示了权力的无人性。他们的内心怯弱,他们的人性逃离。执法者在逃离现场,村民在驾车追赶。公路执法人员与村民合作的这一幕,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权力以及它所一直说要服务的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

然而,权力毕竟是权力,机器毕竟是机器,很快就会镇定下来的。于是,当延津县交通局对死者无任何表示,张海静的家人去讨说法时,袁副局长邀请死者家属代表进入交通局大院去享受了乱棍猛打。根据袁副局长的说法,这些人执法确实就是违规,事发后逃离是恐怕受牵连。明白了,这意思是张海静的死与违规执法没有关系,所以不想“受牵连”。

现场所发生的一切,有多名目击者。这些目击者见证了权力怎样行使,以及权力者在出现紧急事件中拼死而逃。作为目击者,他们也许只看到了这样一幕;但作为社会成员,他们也许知道有许多类似的情景,这一次不过是活剧上演而已。

不在现场的我们,也曾经多次看到权力在它的服务对象面前显示威风、丑陋、蛮横或者极少情况下会出现的怯懦。这类似的情景,没有一个可以对得上已经出口成章的“为人民服务”,而它所说的服务对象也并不相信自己除了交纳钱款和受到从精神到行为的管束,某些情况下享受棍棒、手铐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服务了。

张海静已经死去。她的死是不幸的开始,而非不幸的结束。她的家人已享受了不理不睬和棍棒。现在事件已经被新华网报道,她的家人可能因为得到格外的关注而终得说法,也可能不能获得说法,从而走上求神告庙、四处寻找青天的路途,而常识告诉我们,那将是新的不幸遭遇的起点,他们的整个生命可能因为那一个违规执法的瞬间而变成一场磨难。

这就是社会生活,见得已经很多了,没有愤怒,惟有叹息。(作者系著名杂文家,《长江日报》评论员)